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娘子軍 第十二回 得優等文憑歡聯吟詠 開追悼大會誼重師生

卻說愛雲擬強迫教育的章程，從此天天商酌，就擬了許多條數：一女校舍均借庵廟，不必另租；一女教員都任義務，輪流走教，概不送修；一女子父母不准女子進學堂，每學生罰洋五元；一每學生操衣書籍等費每月僅收小洋三角，一概不收脩金；一堂中概不住宿；一每堂只請管理員一人，酌送微薄修金；一堂中經費不敷，先由各學堂津貼；一女學生畢業年限暫定三年。章程擬畢，愛雲就送給各女教員看看，各女教員看了個個贊成，個個說好。愛雲哈哈一笑，便道：「能夠辦得成功，也好造就二千個完全女子出來。這就算強迫的起點。但是這幾天年假已近，各學生都要大考，且從緩再議罷。」不多幾天，愛雲逐科考校，親自評閱，認真到了不得。等到考畢，隨即放假不提。且說李固齊自從上學期進堂，到了年終，已經畢業，居然得了優等文憑，並且就派教員位置，心裡好不喜歡。暗想：我從前這樣頑固，娶了愛雲這種好老婆，還不和她恩愛，還要罵她打她。我如今入了學界，才知道中國女子實在無用。就是論到上等社會的女子睡得很早，起來很遲，也不治什麼生業，專門做梳頭纏足那些事情，這半天光陰，已經錯過。還有那些呆笨的女子，連梳頭也不會得，那男子要她裝飾，只好替她僱人代梳，豈不成了廢物？至於下等社會的女子，格外愚蠢，世故人情一些不懂，雖則做些賺錢事情，每天也不過數十文銅錢，怎樣能夠自立！唉，這種女子既然要靠住男子，應該要受男子的管束。心裡想得明明白白，等到放假回家，就和愛雲格外親睦。愛雲問道：「你的文憑可是最優等的麼？」李固齊道：「最優等只有五名，我是優等第二名。」愛雲道：「照你的程度看來，應該列最優等，但是體操分數你還未到及格，所以略吃虧些。」

你明年進了學堂好好去熱心教育也就算得發達。」李固齊道：

「這是你勸我向學的好處。從今以後，我和你都是教員，兩相投契，豈不好呢？」愛雲道：「俗語說得好，夫婦本是同林鳥。

照你從前那種情節，真正變成了怨女曠夫，卻遲了一年和好，你知道麼？」李固齊笑道：「這是我錯，我從此天天補情，將你的無底洞拿來補滿，也算得有情人呢！」愛雲聽了便轉正色對道：「你又來和我游話，我很不喜歡。你前年說我如果不通，你再替我通一通，這是什麼話！不要學那種無賴蕩子才好。」李固齊道：「我不過講講笑話，你千萬不要生氣。和我你雖遲了一年和好，只要竭力從事，也好補從前的缺點了。」愛雲一想，如今固齊這樣開化，將來能夠永遠和好，如交枝連理一般，那就好到了不得，便答道：「西國的夫婦，何等和睦，出則攜手，入則並肩，照這樣看來，便知道平權夫婦的愛情好到極點，那些野蠻夫婦的苦楚不待言了。」李固齊道：「如此我就照辦。」

隨即拿筆寫了一首七絕詩。其詩云：

大家舉止自端方，不比青樓窈窕娘。

從此情天彌缺陷，雙飛雙宿即鴛鴦。

愛雲拿來一看，暗想：他和我這樣恩愛，倒很難得。當下就拿筆和他一首七絕詩。其詩云：

知君意重又心長，正是天台有阮郎。

但願熱心施教育，休將兒女戀閨房。

李固齊拿來一看，暗想：愛雲的主義正是和睦之中再加勉勵，是文家的加一倍寫法，好極好極。便笑道：「我有一句話，從前早經和你講過，就是罵你正是愛你那句話，和你的詩意相符。你在那時還未細想，所以和我反對，真是誤卻一年愛情了。」

愛雲剛才想答，只看見一個女子進來。愛雲連忙立起，出去一看，原來就是岳趨星。愛雲隨即請她坐下，便問道：「姐姐從哪塊來？」岳趨星道：「我從家裡來。沈振權已經去世，妹妹可知道麼？」愛雲聽了這句話，呆立了半晌，便問道：「究竟哪一天死的呢？」岳趨星道：「是前天才死，昨天入殮的。」愛雲一句不响，想到從前的感情，不覺雙淚下垂，便道：「振權師母待我不薄，她生病時我也沒有知道，如今又沒有去送殮，這也是女學生的缺點。我改天開個追悼大會，使學界女子人人拜奠才好。」岳趨星很表同情，點首稱是，又勸了愛雲幾句，說完就走。

愛雲就將開會的意思告訴李固齊，隨即叫固齊去借泰伯廟，要在那廟裡開會。李固齊還未會意，便問愛雲道：「別的地方都可借用，為什麼定要借泰伯廟呢？」愛雲笑道：「這個主意你卻沒有細想過，蘇州地方當初就叫蠻方，那些人斷髮文身不知文化，自從泰伯到了這塊，逐漸開化起來，這就是文化的起點。況且我從前和你血戰，全仗沈師母一片熱心，細細開導你一番，你漸漸去迷生悟。如果沒有沈師母，我和你終身反對，哪有今日這一天？《詩經》上說『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』你可知道麼？」固齊道：「真不錯，真不錯。我就去借罷。」

到了次日，固齊就到泰伯廟去借定。回到家裡，對愛雲道：

「廟已借定，隨便哪一天開會就是。」愛雲一想，這幾天年關已近，年內開會似太匆促，且到明年再開罷。心中打定主意，過了新年初旬那幾天，打算就去開會，訂定元宵日。一面找人去分傳單，一面預備開會那些事情。一番忙碌，卻也不在話下。

有一天是上燈令節，李固齊忽觸念道，他借吳泰伯廟，既是開化南蠻的意思，照這樣想來，可見元宵開追悼會，總是沈振權熱心勸我，使我們夫婦團圓的意思。大約總被我猜著，否則十四十六這兩天都好用得，為什麼揀定元宵呢？正在思想間，忽然微笑出來，適被愛雲看見，愛雲便問道：「為什麼事好笑？」固齊就拿這意思說明，愛雲笑道：「這一層意思我卻沒有想到，你既然代我設想，真是啟予的子夏了。好極好極。」

兩個又談些開會的事情，倒是投契得很。愛雲道：「如今教育部諭男子開會，女子不准進去，女子開會，男子不准進去。這都是男女有別慎重嫌疑的意思。你千萬不要到會裡來呢！」李固齊道：「這個自然，何須說得。」

到了開會這一天，愛雲一早起來，梳裝已畢，就去赴會。

不多一刻，只見學界女子陸續進來，不拘女教員、女學生，差不多統已到齊。愛雲先拿自己開會的宗旨，沈師母教育的苦心說了好一會兒，說畢就和那些女子一齊拜奠。禮畢之後，愛雲放聲大哭，如喪母一般。好些女子看了都說道：「師生情意，有這樣莫逆這倒難得，竟有代為陪淚的。」愛雲收了眼淚，又對各女學生演說一番，便道：「今日的女學生即是他日的女教員，他年妻道母道都從這裡做起。可見做學生的時候，正要上緊用功，與其和男子爭權，不如向自己爭學。如果學有成就，非但說文明男子說不盡的歡愛，就是尋常男子也不敢用野蠻手段，壓力就無處用了。到那時男歡女愛自然和睦起來，哪有這些衝突？照此說來，列位姐姐妹妹哪裡可以不學呢？」大家都說正是。又談了好一會，隨即散會。

愛雲回到家裡，李固齊便問道：「今天到會的人多不多呢？」

愛雲道：「個個到齊，總算一場熱鬧。」隨即接下去道：「沈師母的教法好到了不得。如今還不過三十餘歲，無奈天不假年，不能竟她普及教育的宏願，這也是一樁恨事。如果各女教員人人能夠這樣教育，女界哪有不發達？我和你都入學界，你去熱心教男學生，我去熱心教女學生，中國男女學界前途幸甚！幸甚！這才算得夫婦平權，文明進化呢！」如今作書的人，千言萬語都是描寫文明女子應配文明男子，逃不出振興女學四個字。閱這部《娘子軍》的女子快快去學罷。

第十二回加批